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對抗

三日刊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二月十九日出版

主編者：對抗三日刊社

總發行所：北平宣內舊簾子胡同四十六號本社

零售：每份二分

預定：全年二元半年一元外埠每期加郵費一分

——逢三六九出版——

第九期目錄

- 一，誰是時代的柱石？……蘇青女士
- 二，武漢的危機與反帝運動……半滄
- 三，犬養毅之狂吠……亦
- 四，日本暴行與美國言論界……慰生
- 五，如何解除我國目前危難？……卓菴
- 六，打倒官僚制度……青青
- 七，社會革命的原因……良工譯

誰是時代的柱石？

蘇青女士

我們的時代是什麼時代呢？

我們的時代是社會過渡的時代——舊社會快要沒落，新社會快要產生。

在資本主義舊社會臨沒的前夜，一切社會關係都成了牠自身的桎梏。因而構成國際的衝突，階級的衝突，民族的衝突，社會意識的衝突……等等不可解決的矛盾——直待資本主義自身的死亡。

舊社會的創造者們，已盡了他們的時代社會的使命；創造新社會的歷史的任務，已臨到他們繼起者的肩上了。

時代的人們，無所再用其留戀與徘徊，光明在你們的前面呵！時代的力量是如何的偉大呀！牠會把我們引入光明之路，他會把我們推入「垃圾堆」裏。

這時代的分水線，在典型資本主義的國家，分明使人們容易看見。因為在那裏，一切都已成熟，一切都到了極端。

但在資本主義影響之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國家社會，因為一切都是殖民地式的，所以這時代的分水線，也就分外使人們迷離。

然而世界是整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也並不是離開現實世界而孤立的。在資本主義統治的世界，一切更形成了一個整個的體系——任何一個國家，都不過是構成全體之一環。

不過在東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會，牠的資本主義的發展，是有先進資本主義社會影響的動力存在，所以一切

前代社會的殘留，也分外表現得有力。各種殘留之同時的存在，社會乃更形錯綜，各階級的人們，同時徘徊迷戀於社會行程中的各階段。

在中國，更不能例外。

農業社會的經濟基礎，被資本主義的力量搗毀了；在先進資本主義影響之下的資本主義經濟，始終還不能成爲正軌地發展——始終不能脫一個殖民地式的。因之，內在的陷國民經濟於絕境，構成大眾的貧窮化與失業羣衆之無限的增多，往復又構成社會自身之危險與恐怖。同時，適值世界資本主義臨沒的前夜，正需資源未竭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爲其殘存的尾閥，中國便成了資本主義各國共同奔赴的目標。因之英帝國主義之侵入康藏呀，法帝國主義之圖侵滇桂呀，日帝國主義之侵略東北而至於進攻上海呀；……。資本主義爲圖其自身的最後的掙扎，假面具自當揭破。然而在中國呢？兩相對映，適構成其所謂空前的「內憂外患」的時機。

構成這個時機的嚴重形勢，從國內社會經濟一般的情勢說：一方面有似十月革命前的俄羅斯，一方面又有似歐戰後的土耳其。不過帝國主義今日所加於中國的鎖練，則恰似當時的土耳其；俄國在當時則受鎖練比較的薄弱。反過來說，在土耳其當時，世界資本主義正在復興的時機；在今日的中國，乃正值世界資本主義的臨沒——正在開始預演他們致命的二次大戰。

因此，應付這個嚴重時局的政策，擺在我們面前的有兩個極端的主張：

一，重演土耳其的復興運動；

一，追隨蘇俄的政治路線。

不過假使在半殖民地的資本主義還有其前途，便當拿資本主義來解救這個危局；如果半殖民地的資本主義也將和世界資本主義同一命運，便不得不讓社會主義來繼承王座。問題是擺在我們面前的！誰能解救這個危局，誰便是時代的柱石！

再說明白一點吧！構成這個危局的，只有三個問題

1. 帝國主義的侵略；
2. 國民經濟的破產；
3. 失業人口的增多。

相因而至的問題的對策，是排除帝國主義的侵略，打開國民經濟的危局——確定一適應之經濟路線——解決衆多的失業人口問題。

誰不能解決這三個問題，誰終當是「垃圾堆」裏的穢物！誰能解決這三個問題，誰便是時代的柱石！

我們的時代是如何險惡，又是如何的偉大呵！我們的社會是如何的危急，又是如何的豐富呵！坟墓在人們的前面！光明也在人們的前面，欲作時代的柱石者，可以知所抉擇了！

武漢的危機與反帝運動

半 滄

在日本帝國主義與中國民族武力在上海鬥爭方酣的形勢中，武漢的日人與武漢一帶的共產黨，均乘機躍躍欲動。據本月十日天津大公報載稱：武漢市上因日艦九艘窺伺左右，日租界四週又均建築雙重鐵網，人心惶惶，謠言頗

盛。又載鄂省赫山一帶，災民中發現大批「赤匪」便衣隊，藏有短槍刀矛，勒逼災民衝入武漢幸發覺尚早，派兵兩團馳往，匪始竄逸。：武漢近郊，尚有十餘萬災民，收容無方，遣散無地，刻自武漢至襄河流域，災民棚戶、逆邏數百里，如一字長蛇陣，而殘陽一角之武漢，終有淪為匪區之一日。又載距漢陽六十里之名鎮蔡甸，已被「赤匪」佔領，團隊均被解散，一股由沔陽渡江，與蒲成殘匪會合，據六日湘鄂路官埠橋車站報告，股匪僅距站十餘里，形勢危急，懇派援軍云云。

照上述這些消息看來，在武漢的日人欲以謀上海的手段以謀武漢，共產黨又驅使嗷嗷待哺之大批赤貧災民，作他們的赤衛軍的前鋒。本來十餘萬無衣無食無居之災民，有容易變為共產軍之生力軍可能性。他們自去年七月的水災發生以後，當初還有些不澈底的人道主義者的慈善家籌款救濟，自東三省事件突發後，國人遂轉移其視線置災民於不顧，據由武漢來平者談，現在武漢的災民，連糠也沒有吃了，災民在不能生存的環境之下，不能不掙扎以求生存，與共產黨合作。他們實在是有生產能力的革命隊伍。武漢當局如欲為這些陷于絕境的災民謀生路，具體言之，即是想辦法緩輯災民，災民能受政府這點淺薄的恩惠，也絕不會有異動，因為這般災民的階級意識尚未成熟，那是很容易安置的。所以為避免災民在武漢發生暴動起見，只有希望武漢當局緩輯他們。

其次，我們對於中國共產黨也有幾句話要說：你們不要忘記了中國是個半殖民地的國家。中國近年來的經濟，雖然在劇烈的轉變中，——社會的下層建築正在急劇的轉

變，然而社會的上層意識因轉變的速度較遲，大致還在半封建狀態中。在民衆意識沒有到某階級的時候，軍事的投機，絕不會有主義上的成功。現在整個的中國民族與帝國主義鬥爭很烈，為中國革命的前途起見，也應放棄階級鬥爭，加緊反帝運動。所以為鞏固民族鬥爭戰線起見，又希望共產黨消極的不要破壞反帝運動，積極的來參加反帝運動。

犬養毅之狂吠

亦

此次日本政友民政兩黨競選，政友會總裁即現任首相犬養毅於本月五日在大阪等處報紙，刊佈演說辭，一面在買選民之歡心，一面在求國際之諒解，意毒辭狡，不得不加以指擊。

該氏以「排日」二字激盪國民之情感，以「保護日僑生命財產」一語喚起國民之同情，此對選民之主旨。至於對國際，則首以「滿洲門戶開放」一詞，安定歐美列強之心，在滿洲蹂躪謂為「人道」行為，謂為「治安」必要，襲擊上海謂為發揮「自衛權」。對於中國，則復觀顏自誇「有正確之認識……欲與中國握手親善，在日本政治家之中，余自信為第一人」。噫嘻，犬養毅之言豈欲欺騙天下人耳目耶？然事實俱在，究不足以蔽其狂妄。

所謂「排日」者，乃中國民族悲憤之舉。犬養毅年逾七十，經驗半富，午夜捫心，能不念及中國人所以排日之因？即該國人士，頭腦稍微冷清者，亦當知排日之果，由於自取。再退一步言，如此次上海暴行，中國官憲已敬謹遵

奉滬日領之命，日軍闖何得又砲擊關北？此與「排日」問題，相去不知有若干萬里矣。所謂「保護日僑生命財產」者，不知有何所指而云然；日本僑民在中國區域內，均能安居樂業，凡無日本軍力所及之地，自九一八變以來，未聞日僑受何損失；反之，凡有日本武力之區，日僑驚惶失措，因而工商停頓，財產遭損，是日本武力不但不能保護日僑，實日僑生命財產失其保護之主因，何尤於中國？設日本選民受犬養毅之欺騙，亦足見日本國民知識之低劣矣。所謂「滿洲門戶開放」者，日本割裂中國行政權，建設傀儡式之滿蒙獨立國，日本得為所欲為；此種「開放」，是對日一方面之開放，九國條約之精神安在？歐美當能瞭然，豈犬養毅之言所能欺罔？日本之強佔滿洲，縱容浪人騷擾，唆使韓民為患，收買馬賊搶劫，而蕩殺無辜平民，現東北三省之糜亂，人民之塗炭，目擊者髮指，耳聞者心傷，此種「人道」是何定義？豈日本人全為強盜心理耶？故視此種現象之滿洲，為「人類之樂土」！因犬養毅個人之侈談，而使七千萬日本人同受世人之唾罵，犬養毅之肉豈足食哉？談到「治安」，更覺痛心！九一八日本未施暴行以前，中日居民在東北各處，咸能安居樂業，九一八以後，則到處鋒鏑，我國義民若起而作「生命財產」之自衛，欲求真正之「治安」，反被日人目為土匪，我若推日人之意，由我國人眼光以視日本，日本全國無一人不是土匪，犬養毅固為土匪首領，彼國亦毫無「治安」可言，犬養毅常以政治家自命者，且行將就木，晚節何不稍顧，尚為無知軍閥作走狗？日海軍在上海之暴行，中外共睹，犬養毅此時何必尚言「乃取自衛手段」？上海關北及吳淞

砲台，乃中國領土及要塞，何勞日本用機砲兵艦作「不得其解之自衛」？豈關北火車站中有日本居民乎？吳淞炮壘中有日本財產乎？若依日本解說，去年我國僑民在高麗被害，我國固可派遣大軍將高麗毀為灰燼。「乃取自衛手段」一語，出諸驕橫之軍閥口中，已覺無理已極，犬養毅何昏聩乃爾，甘作暴軍之應聲虫？

此時犬養毅蔑棄公理，淆亂是非，對於中國之「正確認識」何在？彼又何所據而自勗為「在日本政治家乃自信為第一人欲與中國握手親善」？中國現在已無一人與彼為友矣，所謂「故交甚多」者，又何所指？犬養毅一篇演講詞，直是夢話！真是狂吠！

日本暴行與美國言論界

慰生

滬變發生以來，國際輿論譁然，向來對於東三省事件態度極持鎮靜的美國，到現在也因日帝國主義軍事行動已危害到牠本身利益上來，乃積極勾結英國，構成對日聯合戰線。從這幾天情勢看來，英美對日關係的確達到極緊張程度，好像國際大戰立刻就要爆發的樣子。但是不到幾天，國際情形又忽然變了，極緊張的空氣忽然又弛鬆下來，美國態度又恢復向來的穩重和沉默，國際情勢一日千變，雖然複雜到了極點。現在各帝國主義國家的經濟恐慌，截至現在為止尚無回復希望，這證明這回經濟恐慌已不是週期的，而是資本主義最後的一幕。各帝國主義為要在這種死裏求生的當中，求得牠們的經濟回復方法，除了重事分配世界市場外，別無其他善法。日本這回在華的暴行，

也就是主要的爲了這種目的。因此，帝國主義間的勢力衝突，現在已達到了極其尖銳的時期，武力的衝突似乎只是時間的問題了。不過帝國主義者經過歐戰的第一次教訓，態度是沉重得多了，牠們誰都不願意首作戎首，首作戰爭的犧牲，尤其是牠們知道，武力勝利的條件，首須縱橫捭闔得恰當，所以牠們在戰事將發之前，總要極力的勾結拉攏，在這種詭詐連橫的外交關係下，國際情勢就變得複雜可觀了。再則加上布爾塞維克的蘇俄又時時在威脅着牠們，同時牠們爲要解決自身的經濟恐慌，也早已一眼看定這幅遼闊無比的「俄國市場」，牠們要怎樣想法開放這一市場，並要怎樣在自己火併之前先解決蘇俄，免得牠增加對牠們的威脅，這些都使得問題愈加複雜化起來。我們當着這種空前嚴重局面之下，一般人眼光於對國聯失望後，正轉向「與華久稱親善」的美國時，美國言論界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

美國報紙雜誌自保守派以至社會民主黨，對於日本這回事件，差不多都仰着斯帝生，胡佛和摩爾根的鼻息，報紙表面文章，都在鼓吹「和平」，但在無意中又於字裏行間洩露了許多真實態度和消息。

New York Evening Post 是主要推銷於工商界的報紙。不久登載牠的巴黎通訊員 Carroll 的一篇通信，裏面說：

「……日本在華事件，兩方各國，包括美國，對於其防止列寧主義之蔓延東方各國，真有不勝寧靜而適意之感覺……爲什麼不能把真實情形說出來呢？——就是，日本不但在遠東戰役中得着勝利，就在這裏（巴黎）也如是，因爲西方各大國，在聯盟面具後

面和外交辭令之下，秘密的要日本在亞細亞大陸上立好根基爲包圍蘇俄的可靠的一面。」
這幾句話爆露了法國及其他西方國家和日本聯盟的意圖，即是把中國的土地變成攻擊蘇俄的新根據地。

New York Sunday Times 有一段以滑稽態度表現的話：日本軍隊開始到滿洲去是把大豆收穫擄跑了，但他們對此是隨時可以干涉，只要把鐵道一封鎖起來，就可以滿載而歸，日本軍隊讓出大豆輸送的大道，但牠自己可以經由哈爾濱，伊若慈克，斯大林格勒，莫斯科，以及格登斯克的新波蘭海港而歸……。

泰晤士報登載美國戰時戰爭工業製造所副所長 H. B. Swope 的一封信，上說：

「似乎日本可以在亞細亞建立反布爾塞維克的，『Gordon sanitative』（防疫隊），這是法蘭西想在歐洲建立的。」

數週前美國前駐土耳其大使莫根托 Morganthau 說：「如果証明是成功的話，在蘇俄五年計劃成功之前，任何對亞細亞的侵佔都應該鞏固起來。」

Daily Worker 評論說，「馬將軍是顯然的日本工具，他之假抵抗，無非是要造成日本北進至蘇俄邊境的藉口罷了。」後來美國報紙即喧稱馬已被日本請作黑龍江的統治者。

美國自由黨報紙，如 Nation 和 New Republic，還在態度模稜兩可中，但這回 New Republic 也大說了幾句：「二年前俄羅斯用宗主國常用的軍隊派遣方法，給中國一個教訓，現在日本同樣的作了。」

牠隨後又說：

「俄羅斯當日本進取時態度沉默，正猶之二年前俄國在北滿擱掌中國而頰時日本守着沉默一樣：這提供出一種可能性來，就是俄國與日本隨着帝國主義的舊模樣，把弱小省分分作「勢力範圍」反之國際聯盟却以極大努力使大多數的觀察者驚嘆。」

這些話到今日終不免有眼光近視之嫌，牠於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帝國主義——暗中所準備着的戰爭，完全熟視無睹。美國社會民主黨向來唯自由黨人馬首是瞻，牠的領袖諾曼托瑪斯 Norman Thomas 在 New Leader 上說：

「美國不能作國際安那其主義，爲了利潤而和一個侵略民族通商，並且稱之爲有中立的權利。這樣做，一定把開洛戈非戰公約和九國遠東公約撕成片片了。」的確這些老條又被這些窮凶極惡的利潤感動得太可憐，所以在他們似乎現在已經不能再爲己甚，不能再撩起戰爭來了。

但是道威斯大使却每天公開的在日本後面鼓動他對於國際聯盟的理事會說，「假設國際聯盟要用經濟制裁方法來使日本撤兵，很好；可是美國恕不參加」。當日日本佔齊齊哈爾時，道威斯就興高彩烈地說過，「事情發展得真快！」這些話是由最初威迫日本而且似要實行制裁日本的美國官吏說的。美日間的衝突，暫時和緩，決不是根本解決，而是要圖先事解決俄國的一時現象。在美國呢，也無非想用一箭雙鵰辦法，巴不得日俄戰爭起來，一邊除俄，一邊折損日本罷了。

其他帝國主義也含着同樣目的并採取同樣手段。麥克唐納爲實力準備起見增派到中國領海和內河來的軍隊倍於從前，名稱爪代，其實從前駐兵却一名未撤。

美國方面現正加緊戰爭準備，買進多量飛機，加強亞細亞艦隊，商船內設置砲位，吸收軍需品公司，並遣送軍官往戰地視察……據最近消息，有二十艘軍艦派至華北，陸軍菲利賓部隊司令官衛尼斯 (Hines) 被遣來華，一家美國衣服廠忽然定製七萬五千套外套。美國陸軍參謀長麥克阿索爾將軍 (Mac arthur) 歷訪法國波蘭羅馬尼亞及猶哥斯拉夫的陸軍，以檢察他們的準備情形。

日本方面正大批購置軍用品，從英國購進許多飛機發動機，從美國一天購進甘油炸藥 (nitro-glycerine) 二千噸，不久又購進大量鋼鐵。日本棉花市場本來因國內經濟恐慌和中國抵貨運動，久呈停滯狀態，但現在日本反向美購買數百萬袋。因爲棉花是可用作炸藥的。美國銀行街日報 Wall St. Journal 報告日本一時即買進五二八，〇〇〇袋碎棉，比去年同期交易額約增一倍以上。Texas 和 Oklahoma 地新上市的四分之三的棉花都爲日本買去，並還在預出一元美金一袋高價以壓倒其他競爭者。

由以上看來怪不得粉飾和平的國聯調查團委員長李特爵士也說，「遠東之事態隨情勢之發展，難保不引起世界大戰，惟對此防其未然，乃係我等委員之希望……」

美國是對日比較積極而與日矛盾也最深刻的國家，她對於日本在華暴行也不過僅爲本身利益打算。同時國聯方面最近行政院十二國會議，對於中國代表要求召集臨時大會問題，決定行政院不負召集大會之責任，中日紛爭完全

移往大會，但大會的召集十二國代表俱迴避責任，只有任規約第十五條第九項的後段自動的發生效力。一方軍縮會議中的各代表團對於召集國聯全體事，深恐這種辦法使日本輿論不悅，因為日本輿論即今已感受一種不如意的印象，且中日糾紛的解決，也未必因召集大會而即行順利云。中國有名報紙，如大公報，還以為國際有正義公理的存在，並特著社論，說日本精神上已經戰敗，日本將受到世界公理的最後制裁。不知帝國主義世界是無所謂公理和正義的。美國經濟學家，資本主義代理人，馬夏爾 Marshall 在他的『經濟學原理』中說，『現代經濟的發展使人類越能不斤斤於個人利益，而能以全人類的福利為前提……如近代經濟之利貸比亞洲古代的重利盤剝真不可同日而語……』但是看吧，現代資本主義偏大量榨取剝削於無形，國際間關係偏完全以各自經濟利益為前提，我們看到美國言論界，就知道他們現時鈞心鬥角的是含着什麼目的，其中世界公理正義在那裏？誰替中國說話？上海事件發生國際聲譁是為的中國？巴黎晨報有一次社評說得好，『日本對華廣續侵略，如果對於歐洲商務反顯得有益的話，我們為什麼要反對呢？』

一九三二，二，一四。

如何解除我國目前的危難？

卓菴

我國現行的政治制度，名為民主政治，實則一般民衆，對於政治，多是不聞不問。其留心國事者，不是官僚政客，欲乘政局變動之際，圖謀個人的權位；便是青年學生

，正在以鈍潔的腦筋，研究各種科學，尤其是研究政治，經濟，社會，法律等學科的人，以經邦濟世，拯民水火之豪志，拿國內及國際的政治經濟社會等情勢，作為研究討論的對象，以證驗其所學。然官僚政客之留心政治，於國家無益，徒使社會不安，增加人民的痛苦；青年學生之留心政治，固可促起人民對於國事的注意，或有時學生直接行動，領導民衆作愛國運動，但學生與全體國民的比例，其數甚小，其效力不大。故欲行真正之民主政治，必須有機會使全國民衆都能參與國事，欲使國家的基礎穩固，必須全國國民能作政府的後盾。

現在已經不是君主或寡頭的愚民政治的國家能存在於世界的時候，至低也必須是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形式的政治制度，才能維持其國家的獨立與存在。又不是狄克推多或少數專政的獨裁政治能永存於一國之內的時候，至少也必是客納民衆意志作為過渡時期的一黨專政的制度，才能與民衆結合一起，不為民衆所反對，而維持其國內的政權。前者如英美日本等國，藉其固有的政治軍力經濟的基礎，現正稱雄於世界，并且作成聯合戰線，以侵略各弱小國家和弱小民族。後者如蘇俄及意大利，這兩個新興的國家，其黨治的形式及性質，雖皆不相同，然都是一黨專政於國內，并能使其國勢蒸蒸日上，國民——除少數反對派外——亦願其現行政治制度之持續。無論就國際方面來說，或就國內形勢而論，又無論他是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國家，或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國家，在現在世界情況之下，除掉其他的條件外，若沒有民衆的力量作國家政治的支柱，固無論其在國際上沒有相當的力量，得不到相當的地

位，即在國內亦難維持其統治者的政治權力。事實的宣示如此，我們拿現世任何國家的政治實況來考查，也不能出乎此例。

以理論言，必須全國民衆參與國家政治，始可謂爲真正的民主政治；就事實言，必須民衆真能參與政治，才能使其國家存立於世界，維持其現存政權於國內。捨此之外，一切有名無實，虛偽造作的民主政治，無論其形式如何，均不能使其國勢日進，亦不能增進民衆的幸福，而且必陷其國家於衰弱。危不可收拾之境。我國自改元以來，二十年間政治現象的變遷，便是這種不健全的民主政治試驗的園地。在各種事業一日千里的進化的二十世紀，那能禁得起徘徊不進如中國這樣的政象！若不是具有廣大的民衆和領土，加以革命潮流的澎湃，和革命勢力的奮起，恐怕這數千萬方里的錦繡河山早已完全爲帝國主義者所分據，數萬萬的民衆飽經毫無自由抵抗力千百倍於今日所受的剝削與壓迫。但是中國雖然僥倖未至亡國的慘境，而帝國主義者的侵略却始終不肯放鬆，試看世界大通以後近世百年的歷史，中國和外國所訂立的一切條約，那一部不是帝國主義侵略弱小國家的結晶！那一條不是資本主義吮吸中國民族血髓的門徑！資本帝國主義者之侵略中國惟恐不甚，惟恐不能盡其力之所施，所以只有隨其本身能力之增大對我國之壓迫日益加強，時常尋求機會以突進或漸進的遂行其政治的及經濟的侵略，決不肯絲毫鬆懈或停頓。那末日本此次之襲據遼吉，進擊黑熱，在武力鎮壓之下，一面建設新政權，一面極力修築鐵道，經營礦產，政治的及經濟的強暴侵略同時進行，也不過是資本帝國主義發展之一

幕，在資本主義史上算不得了不得的大事！中國民族若不醒悟，若仍不求自強自救的道路，我們依歷史事實的發展來觀察，恐怕我們中國和民族將來的慘禍還要更甚於此呢！

由世界資本主義極度發展的勢力，與產業落後，政局混亂，社會不安的中國現狀相會，其必然的結果，便是資本帝國主義者竭力妨害中國各種事業的進步，阻撓我國排除帝國主義勢力的國民革命的成功，以遂其侵華的野心。我們如欲解除這種困厄，惟有實行革命的三民主義與方略，肅清資本帝國主義在華的特殊勢力，積極發展各種實業，充實國內的經濟基礎，以資建設進步的政治與文化。如是則民生安樂，社會穩定，民衆的意志可以表示，民衆的力量可以伸張，他們才能與政府合作，作政府的後盾，這樣，國基自然鞏固，縱然再有帝國主義及意外的暴力來侵略，也無所畏懼了。但這乃長治久安之計，不是一時救急的策略，如爲解決目前的危難，抵抗暴日的侵襲，自然需要非常的手段，處理這種巨大的事變。

抵抗暴日侵略的非常的手段應當何所依據呢？前曾言之，惟有民衆的力量才能維持其國家之存在，所以平時須要培養民主勢力，樹立真實的民主政制，一旦大難臨頭，更須團結全體國民的力量，以解除危難。然在民主政治素有基礎，國民素能使民權的國家，民衆素有組織的能力與參與政治的智識，故平日既能監督政府，使其一切設施均能順從民意，萬一國家危急，更能聯合全國民衆，援助政府，并監督其依照國民的意志處理各種事項。我國的民主勢力既未造成，國民多數又無參與政治的智識，故不能做

照先進諸國由民衆直接督促監察政府的行動。所以日人以少數軍隊，佔我縱橫數千里之土地，至今四月有餘，政府沒有一貫的對付方法，民衆也沒有大規模的團結，作爲政府的後盾，以致空空孤立的政府，內無實力，外無與援，步步棘手，坐視主權領土的喪失而無辦法。但是民衆雖無聯合正式表示，決不是他們對於此事沒有意見，試看代表社會輿論的各地報紙，那一天沒有主張對日宣戰，對日絕交的文字？各種下級民衆的刊物，那一種沒有主張經濟的或武力的抗日言論？民衆雖沒有大規模的組織，也並不是他們沒有抗日的決心和抗日的實力，更不是不願協助政府抵禦暴日，試看東北義勇軍的成績如何？作戰的勇氣如何？各處學生請願的精神如何？他如普遍全國的反日會，學生抗日救國會，各界抗日救國會等等的組織，那一個團體不是民衆自動抵抗日本的組織？由這種種民衆的言論和民衆的團結看來，便可知國民的意志和力量，政府對此如果能善於採納和利用，則足以抵抗日本而有餘。如果政府不顧民意，一意孤行，則是政府先與國民爲敵，更何能抵禦外侮？所以要想解除我國目前的危難，惟在政府能採納國民的意見，利用國民的力量，立即對日絕交，準備宣戰才能全國上下一致，挽救大難。

打倒官僚制度

青青

(一)
中國的政治制度是什麼？簡單的一個答案，便是官僚制度。

中國底官僚制度發生於戰國，完成於秦漢；一直到現在依然表演着官僚制度。這種制度不根本變革，則政治無澄清之日，民權也絕無伸張之時。吾人爲證實吾人之見解起見，有將中國官僚制度之產生的歷史條件及其經濟基礎作如次之必要說明。

中國封建制度完成於周朝，而崩壞於春秋戰國時代；其所以崩壞之主要原因，則由於農業生產力之發達與夫商業資本及都市之物與而根本破壞了莊園經濟。在這種封建制度崩壞的過程中，貴族階級之政權也隨之起了動搖，以至於解體；同時，新興之地主階級及商人與一般富有之自由民遂在政治上漸得勢力。基於這種情形，貴族之政權便轉入地主階級及商人與一般富有之自由民所形成的士人階級之手。這種士人階級從國王手中取得政權，治理一般平民；它們只對國王負責，發生種種忠君報國底荒謬思想，而對於平民則除了橫征暴斂以外，毫無責任之可言。因爲事實底需要，遂形成大吏與小吏種種等級，一層一層的對上負責，而對下則無責任。這種情形一直到現在只有變本加厲，絲毫沒有變更。

(二)

就官僚制度的本質而論，要而言之，有下列幾點：

a. 由上而下的體系。由前所述，我們知道，大吏對國王負責，小吏對大吏負責，層層對上負責。很顯然的官僚制度之體系是由上而下的了。

b. 得官在上而不在下。基於官僚制度由上而下的體系，故形成得官在上而不在下的現象。因爲官僚制度的體系既然是由上而下的，則下級官都是上級官所委派，只要設

法得到上級官的歡心，馬上可以獲得一官半職。任何一個人，要想作官，必須從上邊運動；從下邊着手，是無用處的。這個理由很簡單，就是一切官吏皆由上級官所委派，而不是由下級選舉。

c. 失官在上而不在下。失官在上而不在下的理由，與得官在上而不在下的理由相同。因為官既由上邊運動得來，則一旦上邊官吏地位變更，而下邊官吏必隨之進退。這種例子，在中國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一日二十四小時，可以說無年無日無時不有的，用不着我來指出。

d. 賄賂公行。基於前三者之本質，必然地要產生一種賄賂公行的事實。因為官吏既對上負責，而得官失官皆由於上級官吏之喜怒哀愛憎為轉移。好貨又是私有財產制度下的特有矛盾，則必然形成賄賂；一級官吏實行，便影響全級官吏。所以實行賄賂，實為官僚制度之本質；所以歷代雖然嚴刑峻法禁止賄賂，而賄依然為公開的秘密。

e. 貪污。貪污是隨賄賂而來；既有賄賂之額外支出，當然要有貪污之額外收入以為補償，因此，貪污之風，在我國今日，無處蔑有。

f. 無效率。基於前五種本質，則必形成一個結果，即是無效率。官僚作事，只是因循，敷衍，虛報，及欺騙。一切應作之事，只要一經官僚之手，便無可無不可。

以上六點，為中國官僚制度之主要本質。這種制度，不用說，是腐蝕中國革命精神與妨碍進化的。

(三)

官僚制度不但腐蝕革命力量，而且妨害社會進化。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中國大革命底流產，是鐵一般的

事實，擺在我們前面；可是，為什麼流產？則言人人殊；就佔普遍性的意見而言，可得兩種，然而這兩種都是錯誤的。

a. 良心論者之錯誤。現在有一種極普遍的現象，就是從前革命，現在都變為反革命的了；從前為革命者，現在都大半變為革命者的對象了。這種現象之說明，一般意見都歸之於這般人沒有良心。它們以為只要它們有良心，則目擊中國之危機，人民的痛苦，絕不會走入反動方面，拍賣國家利益，剝削人民脂膏，以供個人之揮霍，以備個人之權利慾。於是大罵它們喪心病狂，沒有良心。

b. 覺悟論者之淺薄。又有一種人看見統治階級之恣睢暴戾，貪污枉法，把國家元氣，逐漸斲喪，眼見民族淪亡。於是起了一種幻想，幻想統治階級覺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便成了根本的信條。

右述兩種意見，極其普遍，聰明的統治階級，便會利用這種心理，常常對天發誓，『我從此覺悟了；我作事只要問得過良心，便什麼也不管』。然而，事實上依然剝削人民脂膏，拍賣國家利益，更為猛進。這種空洞的無內容的觀念論，非但不足以說明現象，而且，反被統治階級利用，以欺騙民衆。

據我們觀察，中國革命之流產，基於官僚制度之因襲存在，實為其一主要原因之一。因為官僚制度便是封建勢力底遺留，反革命之集體。現在我們中國之政治制度，完全是官僚制度；現在中國政治舞台，完全為新舊官僚所占據。在這種情形之下，官僚依然是官僚，固不待言；即革命者走入這種制度，亦必變為官僚。因此，整個的中國，

無一處不是佈滿了新舊官僚，而新官僚剝削之手段更爲凶猛，更爲毒辣！故我們不欲中國革命復興則已，如欲中國革命復興，則非打倒官僚制度不可。

社會革命底原因

Raul A. Ortega 著

良 工 譯

就政治上說，就社會上說，現代西方文明底特徵即是一種強烈的精神的動搖；這種動搖是由于革命的行動而產生的。職是之故，當代的社會學者益發注意；：革命理論底可能性之觀念。

革命是什麼東西呢？爲着把牠從那錯誤的革命(Pseudo-Revolution)中區別出來，就是說，把牠從那種運動——這種運動多少總算是集體的；牠們努力爭求政府之地位；並且牠們之取得這種地位，是憑藉着武力，因爲憑藉着選舉之合法的方法，決不能達到此種目的——中區別出來，我們可以說：革命是社會變革底反常的方法。在這種變革中，藉助于此一羣衆和少數人(The elite)的集團與彼一羣衆和少數人的集團之間的鬥爭，此一形態的社會組織便爲另一形態的社會組織所替代了。

依據着這個定義，在革命之概念中，我們看出一個形式的因素：鬥爭。暴力是可以缺少的；但是各社會集團底對立的生活觀之間的鬥爭，仍然存在。鬥爭底目的是制度的改革。鬥爭底方法往往是暴力；但暴力顯然是一種能力底消失，牠使革命現象取得一種反常的性質。

關於革命現象(Phenomenon of Revolution)的解釋，都有些什麼呢？我們可以把這些解釋分爲三組：

(一) 主知主義的解釋(Intellect Tualist explanation)：泰恩(Taine)，『現代法蘭西底起源』(Origins of Contemporary France)底著者，肯定地說，一七八九年的革命是由于古典的精神，唯理主義和幾何學的精神。這種限於反對路易十四的革命底精神之解釋，隨後又被西班牙哲學家奧提嘉，意，嘉塞特(Ortega Gasset)給一般化了。他主張，革命——就其重要的方面而言，即是，就其精神而言——首先需要一種符合于純粹而抽象的理性的基本觀念形態。這樣說起來，革命似乎是一種智慧底病態了。

(二) 尋求一種形式的標準，並且是在各社會集團(政黨，階級之間的鬥爭中尋求出這種標準之解釋。馬克思主義是訴諸階級鬥爭的，牠對社會『形式』與社會『內容』予以區別。當形式已較內容爲落後時，這就是說，當這個社會底法律，道德，科學，和藝術已經不能與其技術(社會內容)相調和時，居于下層的階級就要強大起來，最後取得了政權。這種理論底另一種變形，即是意大利社會學者韋爾夫利寶，巴利圖(Vilfredo Pareto)提出的理論。他以為，每個革命都是一種少數優秀分子(elites or select minority)之間的鬥爭底結果。當執政的少數人們已然墮落，且無再興之望時，政府以外的少數人們就要聯合大衆，爲其自身底利益以奪取政權了。外觀上，這種鬥爭發生于民衆與少數統治者之間；實則，這種鬥爭却是在二個小組的人們之間的。

(三) 本能主義的解釋(Instinctivist explanations) 俄國的蘇羅堅(Sorokin)教授和美國的愛特瓦茲(Edwa

nds) 博士是屬於這派的。前者相信，革命底主義原因即是本能的壓迫（如營養自衛本能等）。後者則接受湯瑪思 (Thomas) 底「四欲說」(Theory of 'four wishes')——新經驗之欲望，安全之欲望，認識之欲望，反應之欲望；而主張，在此四者之中，任何一種之過強的壓迫皆以召致革命火燄底爆發。

這些見解顯然都是片面的第一種見解誇大了領袖和知識階級底社會的機能，並且也過于看重理想的綱領和烏託邦底重要性。建設烏託邦和未來的城市的哲學家自然是需要的，為着使這種精神的騷動擴展至于極點；但是革命條件底最為主要的部分，與其謂為生自安全之渴望及永恆的正義王國之愛戀，無寧謂為生自情感和情欲——這話是更為確切的。

同樣地，鬥爭是每個革命底特徵的形相；但是這個現象底特徵的形相決不能與現象底自身之解釋相混同。顯而易見地，馬克思主義者把這主義的原因推到各階級底經濟的利益上，而巴利圖則在某一小組的人們底權力之欲求中找見這個原因；當馬克思主義者主張，只有經濟的利益才能召致革命過程底開端時，誰也不能贊同他們的；並且那種只有階級鬥爭才有歷史的價值之說法，也是錯誤的；互助和合作也有牠們底力量。

至于巴利圖之流的人們，他們則把革命這件事情弄得太單純了。他們不關心大眾，而把整個的精神注意到少數人們底身上。權力之愛戀，統治之渴望，制度變革之渴望即是一個一般的解釋。握取政權是改革制度之手段和工具；而結局——制度改革——則是最當予以解釋的東西。

本能主義的學說似乎是比較正確的，因為原素的本能之存于每個社會運動或過程中，是件無可懷疑的事實。但是本能的傾向只能解釋暴動，而不能解釋革命。歷史家馬提也茲 (Mathiez)，在談及法國革命底起源時，寫道：

牠並不是一個窮困的國家，恰好相反牠是一個繁榮的國家。在牠底繁榮之高峯上，革命爆發了。貧困，有時能以召致反抗政府之行動，但不能引起偉大的社會變革。

這樣的片面的見解，當作工具看，當作方法論底假定看，也能夠是——並且也就是——很有用處的；但在研究各種革命底原因時，社會現象底相互制約 (Mutual Conditionality) 和相互倚依 (Mutual dependence) 原理，是決不可以忘掉的；或者更正確地說，在解釋革命底原因時，這個原理是決不可忘掉的。想把社會的不平衡——由這種不平衡就會發生革命——之解釋，歸約到一個單獨的原因或單純化的因子中，是幻想，是武斷。正當的方法是：應用社會現象底制約和互倚之方法論底原理于革命精神底特質。這些特質是：

- (一) 對於現狀之不滿 (消極的情感的因素)；
- (二) 革命羣衆中的權利意識 (積極的情感的因素)；
- (三) 領袖對於未來之理想 (合理的因素)；烏託邦)。

此外還應當加上，：權力意識。在革命過程中，假使暴力是可以缺少的——前面已經說過了——，權力意識則不能缺少，在必要的情況中，使用暴力之習性亦然。

我們底時代是一個為各種希望和危機所騷擾的時代；在這個時代中，我們將要見到，一種真實的，「革命理論」——一種真正科學的社會學逐漸地成長起來。